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六十六

七月己亥

上諭軍機大臣曰常青曾在軍機帶兵於軍務尚為諳習現在滇省防邊無甚應辦之事而新調滇兵二千即須起程赴川著常青馳驛遄行趕及在途之兵帶赴打箭爐一路聽候將軍等派用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所派京兵頭起於七月初七

日起程約計按站行走極遲亦在八月初一二可抵
西安此後各起接續前進且有吉林等兵三千隨後
繼發昨降旨所調之西安駐防兵二千該將軍等奉
到諭旨自即料理起程計本月十三四日頭起即可
邁行分起續進算至八月初祇能行走十分之七其
時京兵已接踵前進並進既有所不能又未便令京
兵屯住守候不可不預為籌畫著將軍富僧阿及護
撫畢沅公同酌量或可於駐防兵起每起量為添搭

數十名俾京兵將到之先駐處駐防兵已俱全數啟
行不致羈滯固為甚善倘以棧內路夾勢難多添人
數則京兵不能留待而駐防兵在本地家居尚不防
少緩時日自應先儘京兵及吉林等兵過竣後再行
接續前進庶沿途不致擁擠應付亦較便易

臣等謹案兵貴神速而各路同時調發遠近不
齊必須通盤籌畫次第繼進當京兵過陝時西
安駐防兵已陸續過行既難使京兵暫留守候若

與陝兵並進必致壅擠遲滯我

皇上洞燭情形

諭令富僧阿等公同酌量趣令陝兵添數趲行俾無羈
滯又恐棧道窄狹兵數難增或先儘京兵前進
其本地之兵尾隨進發既免稽遲而沿途按隊
應付亦無煩擾蓋即師行一節亦上關

宵旰憂勤宜諸軍入川以後踴躍用命迅奏大功也

庚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軍營之事惟接濟阿桂最為緊要前已諭令富勒渾博清額等帶兵往迎阿桂復諭豐昇額等速往阿桂處接應伊等奉到諭旨自即遵照速行如到彼時阿桂業已整兵擊賊而出自屬最好若尚未即出自應速籌策應但兩處之兵若同路並進未免擁擠且恐賊番聞知據碉守拒不出則攻勦又需時日必須分兩路而行方能迅速一自章谷至達烏等處進兵一自章谷巴旺布拉克底深嘉卜

等處進兵務期迅抵阿桂軍營阿桂即可酌量情形不拘何路兩面夾攻乘勢衝出方為萬妥或伊等到章谷時酌看情形除深嘉卜一路之外或更有便捷之徑者即可取道遄往不必拘泥此旨惟在臨時妥酌行之至豐昇額等兩路進兵又當分前後兩隊豐昇額等帶兵前行福康安帶兵續進為一路博清額成德帶兵前行富勒渾普爾普帶兵續進為一路則軍聲既壯且各有後援更為得力又前派伊犁額魯

特兵一千令成果帶往軍營今復添派索諾木策凌
及策卜登扎布一併前往將此傳諭阿桂豐昇額舒
常富勒渾博清額知之

臣等謹按軍營舉動必須首尾策應計出萬全
矧當醜徒猖獗之時尤宜熟籌盡善以壯聲勢
而利師行我

皇上屢降

諭旨令臣阿桂由章谷整軍撤出再籌分路進剿先令

富德及色布騰巴爾珠爾等統兵由章谷一路
接應又

諭豐昇額及富勒渾等陸續由深嘉卜等處前往應援
茲復

諭令兩路接應之兵分隊續進俾前茅後勁聲勢聯絡
仰惟

睿慮精詳無非厯念南路軍營冀臣阿桂出險旋師從
容無阻爾時疊奉

恩綸固已感慚交集而至今再三確誦尤不自知其感切涕零也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添派健銳火器營兵及吉林黑龍江並西安駐防兵加以陝甘雲貴湖廣綠營兵通計一萬七千餘人厚集兵力於今令另籌進勦以期迅奏膚功但兵數既添需糧亦增於昔日今官兵接續赴川一到即需支應不可不早為籌備川省產米素裕且連年豐稔購辦非難惟遞運各路軍營任

負既藉多夫脚值亦滋繁費雖已預撥部庫及各省
協濟銀一千萬兩寬脩軍需用項均經起解在途以
次抵川計足供明年春夏之用即尚需續撥亦易為
力第長途轉運跋涉少艱自伊等奏請招商幫運以
來雖可佐官運之所不及然間有領價而未經運到
之糧以立法尚未為盡善因思乾隆十三年辦理金
川時范毓麟王鍾輩曾有助餉加銜之事今或可仿
其意而用之至如晉省殷實之戶頗多若有情切急

公願赴川省運糧者聽其各脩貲本前往僱夫自運
俟運到軍營後官為查收按數計值奏明交部議叙
視其糧石運價之多少或給職銜加級或予班次就
銓必多踴躍樂從者以富民有餘之貲濟糧運不勞
之費似為兩便著富勒渾文綬悉心籌酌如其事屬
可行即一面妥議覆奏一面移咨巴延三令其不動
聲色飭屬詢問殷富之家有願往運糧自効具名移
咨川省聽其自辦不得官為勉強亦不得稍涉張皇

並嚴禁胥役借端勒索摠期於事有益而於民無擾
同日畢沅奏言臣查陝省自寶雞入棧至四川廣
元縣之神宣驛本係一十六站臣現在勻作十站
安設五臺所需擡運軍裝夫役一項如北棧內之
鳳縣留壩等處烟戶甚稀一時催餉原屬艱難茲
蒙

皇上垂詢令臣就該處情形迅速預籌妥辦查陝境棧
道以內臣已定議改夫用騾飛飭各屬分頭催辦

儘可輪流運送不悞過行但恐川省僱騾較艱勢
難一律接替臣思騾頭健而耐勞苟經理得宜最
能負重致遠陝省兩年來運送軍裝火藥鉛丸銀
鞘等項所僱騾頭或經送成都或往迴倒換從未
聞有疲乏之虞現在京都入川不過日行一大站
所帶軍裝物件亦未必十分沉重若將此項辦備
四千頭分定起數在寶雞等候俟京兵抵棧每兵
一名給騾一頭令具馱載軍裝直達成都毋庸逐

站更換則自寶雞至四川省城只須按站預備官
兵騎馬約可節省站夫數萬名川省既無僱夫之
累沿途更免倒替之繁似屬最便惟是南北二棧
經由五丁雞頭朝天劍閣等關山徑陡滑險折難
行恐兵丁跟役人等不知愛惜致健騾仍多損傷
棧內又無可另換之騾不得不先事籌及臣現在
扎商四川督臣富勒渾如以長騾為便仍須按站
酌脩夫騾如騾頭間有疲乏具有騾地方仍用騾

頭抽換無驛地方即用短夫二名抵驛一頭接用
臣一面移會統領京兵大臣及領兵官員務須曉諭兵丁大臣等沿途小心行走毋致馳驛倒乏以期兵行迅速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單沅奏辦京兵馱載預備長行驛四千頭直送成都可省站夫數萬名辦理極為妥便至所稱棧道內恐京兵跟役等或有不愛惜驛頭任意馳驛恐致倒斃之處所慮亦是昨已降旨領兵官員

等嚴飭各兵毋許騷擾作踐苦累夫馬今復傳旨帶
兵大臣等曉諭京兵及黑龍江兵沿途嚴管跟役倘
有任性損斃騾頭及毆打騾夫之事帶兵官查出即
於該處正法示衆並著傳諭畢沅嚴飭各站官員小
心照管如有此等不遵約束混行滋擾者該站員立
時稟報帶兵之員查明正法其入川以後並著文綬
一體嚴飭查辦毋得稍有姑息容隱

辛丑

上諭軍機大臣曰蜀中產米素多常時商販搬運外省
原所不禁昨歲周煌面奏請留川米以備軍米朕初
未允行嗣因湖廣江浙等省一律豐收毋庸仰給上
游接濟曾諭令文綬預為禁約續經該督將近省需
米之地嚴禁外出其米多價平之處暫聽流通分別
奏聞辦理是以軍營糧石購備充餘今又添派滿漢
兵一萬八千需米更增於昔而湖廣江南各省今歲
秋成均為豐稔著傳諭富勒渾文綬仍照上年所辦

嚴禁川米出境妥酌辦理仍將籌辦情形覆奏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湖廣與四川境壤相接若派兵前往較為近便著派荊州駐防兵一千即令綽和諾帶領由打箭爐一路前赴川省軍營所有料理一應起程事宜著傳諭陳輝祖妥為脩辦俾官兵迅速進行並知會文綬於入川後飭屬一體妥速辦理

壬寅劉秉恬富勒渾海蘭察奏言查木果木失事其在軍營被害者文員則有戶部主事趙文哲刑

部主事王日杏重慶府知府吳一嵩崇慶州知州常
紀新繁縣知縣徐瓚鄧都縣知縣楊夢槎合州吏目
羅載堂等七員武職則有副都統巴朗阿爾素訥

御前侍衛德爾森保前鋒叅領觀音保護軍叅領德保額
爾塞阿哈達花尚阿福祿尼三泰副烏鎗叅領常興明
德保烏爾泰前鋒校富森布護軍校德福德祿明智驍
騎校邁斯翰崇起拜唐阿雅東阿成都協領額塞防禦
德祿等二十二員至在各站官員則有候補同知鍾邦

任潼川府通判汪時漢州知州徐諗內江縣知縣許椿
大竹縣知縣程蔭桂秀山縣巡檢郭良相營山縣典史
吳鉞納谿縣典史許濟等八員其沿途打仗陣亡者有
提督馬金牛天昇總兵張大經副將二達色多隆武趙
琮叅將曹永言珠蘭泰惠世溥遊擊李顯祖韓慶春沈
寬胡國英王滇都司馬世華七十一劉宏達阿金泰洪
文紹邢天培馬良棟巴克唐阿高仁守備五達色羅文元
瑪什泰譚世俊哈文虎史可久左文龍都云成巫泰查洪

楊文舉張玉李品先鄔翼麟等三十七員又隨臣
劉秉恬辦事撤出時沿途被害者文員則有刑部
主事特音布知府王如玉直隸州知州吳璜原任
越雋通判吳景知州彭元瑋納谿縣知縣章世珍
候補知縣孫維龍張世永布政司照磨倪鵬候補
縣丞倪霖秀山縣典史周國衡等十一員武
職則有遊擊李棟棉都司扎魯此二員尤屬奮勉
出力因在後路照料兵夫未能衝出實為可惜此

外尚有未出千把外委各員容俟詳查續奏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聞溫福在木果木軍營倉猝遇變臨陣
捐軀特加恩賞給一等伯爵世襲往替嗣據劉秉恬
奏初九日未時忽有客民二三千並匠役人等奔赴
登春詢稱木果木砲局已被賊番搶劫大營四門關閉
客民無可依倚因各散回初十日賊番悉衆湧至斷
截大營水道綠營兵紛紛潰散遂至失事等語是則
溫福軍營民散在前兵潰在後實係溫福未能先事

預防所致營中砲火係三軍之命若聞賊擾布朗郭
琮之信早派精兵嚴守後路防護砲局何至為賊搶
劫而客民匠役數千亦當收之營內為彼護持即備
人數以助軍威亦無不可斷無堅關營門聽其散去
之理既示賊番以弱且致搖惑衆心則溫福之倉皇
失筭其死乃由自取今復據海蘭察富勒渾等查奏
溫福軍營陣亡文武大小各員多至數十人而將弁
兵丁之未出者至三千餘人此皆溫福乖方愆事以

致折將損兵使其身尚在即當立正典刑以申軍紀
豈可復膺五等之封所有賞給伯爵著銷去但念其
究係陣亡仍著交部照例議卹其應得何世職即令
伊子永保承襲至劉秉恬身任總督令在美諾彈壓
又令其移駐簇拉角克往來巡防並因董天弼懦弱
無能屢諭劉秉恬隨時查防倘不寔心出力即據寔
嚴叅治罪乃劉秉恬于美卧溝要內並不及早調兵
駐守設法嚴防而董天弼退居美諾劉秉恬又並不

查叅及董天弼另立一小營不在官寨同衆兵駐守
賊兵因得伺隙竄入劉秉恬亦於事後始行奏及是
劉秉恬於其平時措置失宜漫無覺察以致釀成事
端其咎亦無可逭前降旨將伊革去總督仍賞按察
司銜在軍營隨同辦事尚不足以抵其罪劉秉恬着
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如不知感激愧
奮復有貽誤一經將軍總督等奏聞即行正法示衆
至德爾森保係專駐木果木後山防守之人乃不能

寔力防禦致賊番衝突溫福大營兵潰失事德爾森
保前隨明瑞軍營已獲重譴復經棄瑕錄用仍不知
改悔奮勉誤事若此其罪與董天弼等不能因其已
死曲為原宥著將伊子掣交刑部治罪以為負恩失
律者戒所有提督馬全牛天畀皆係出力有用之人
副都統明朗阿尔素訥屢經勇往立功今皆力戰死
事寔堪軫惜馬全牛天畀着交部照豆斌之例議卹
巴朗阿尔素訥著照扎拉豐阿之例議卹仍着查明

伊子交御前大臣帶領引見候朕另降諭旨總兵張大經雖未著有勞績而効命行間亦殊可憫著照高天嘉之例酌減議卹其餘陣亡武職兵丁及被害文員著將海蘭察富勒渾奏到原單交該部查明均照陣亡例一體議卹國家百餘年用兵多矣從無此事然溫福軍營潰出之兵經海蘭察等收集者尚有一萬數千是其隨征將士幾及二萬兵數不為不多矣何以賊番一至士卒潰敗一至於此總因營中無滿

洲兵丁為倚恃遂使綠營懦卒驚憤無存亦由溫福等倡議不用京兵所悞朕之初用溫福原因其於軍務尚曾經練當阿尔泰等屢次因循玩誤不可不急為整頓遂命其由鎮入蜀代阿尔泰統兵伊甫至軍營即攻克巴朗拉復收達木巴宗等處軍勢大有起色因即授以將軍伊亦頗知感奮初不料其昧于馭下疎于自防敗績喪師輕以身殉即起溫福九原而問之伊亦無能自解非朕於事後諉過臣下也至於

征勦金川並非朕有意窮兵黷武念朕平定西域拓
地二萬餘里武功亦赫濯矣朕豈不復知足矧此叢
爾蠻陬久授土職即盡行剗平其地較之開闢西陲
不及十分之一朕又有何貪冀而必欲不吝帑金不
恤士卒不憚焦勞決計為此乎朕因從前莎羅奔朗
卡侵擾鄰疆其罪實不可逭及命將申討郎卡即窮
蹙乞降朕特格外包容宥其一死仍令備職土司乃
郎卡野性難馴未及十年即與近境土司時相侵奪

屢經督臣等調停完事朕亦概免深求不欲復因蠻
觸相爭勞師動衆即此次兩逆酋滋事之始經阿爾
泰奏聞朕仍聽督提等往彼誠諭息征不肯輕煩兵
力及至前此夏間阿爾泰始奏僧格桑不受教約復
攻佔鄂克什官寨擄其入戶並侵明正土司而索諾
木亦佔踞革布什咱之地戕其土司並稱兩逆酋狼
狽為奸鴟張無忌非復能以口舌化導不可不懾以
兵威在逆酋黨惡梗化公然抗拒王師寔難再為遷

就朕方深悔前此之姑息貽患若復置之不問必
至衆土司盡為蠶食流毒無窮此寔不得已而用
兵之苦心軍機大臣日在朕左右承旨皆所深知
且屢經宣諭再三諒亦人所共曉此時若再姑息
了事何以服衆土司之意且何以慰死事者之心
即謂溫福毫無調度自喪其軀不足深惜而馬全
等日將佐官員與三千餘兵之委命疆場倘不為
之報仇雪恨於心寔有所不忍雖欲中止其可得

乎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勞無日不以愛民為念每遇災歟不惜數百萬金錢粟米賑濟窮黎即偶有用兵之事絲毫不累閭閻並且多方蠲緩而於綜理讞牘雖匹夫匹婦之獄亦必折衷至當不使稍有含冤如此次溫福軍營潰逃兵衆即立寘典刑亦不為枉因其多至數千若悉予駢誅寔覺不忍特從寬概免其死遣配以示矜全而自西師大功告成以來朕亦不敢意存自滿惟益兢兢業業凜持盈保泰之心返

躬自問實可以俯對天下臣民仰邀

上蒼昭鑒者至於兩逆酋以內地土司敢于背恩反噬
抗我顏行罪惡貫盈實為

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其滅亡自可立待特派八旗
各省之勁兵數萬並簡曾已立功之大臣等帶赴川
省軍營與阿桂等另籌追剿使我軍壁壘以新所向
克捷掃穴擒渠以決人心而申國法着將此事原委
及朕不欲用兵之本懷與此時不能已于征討之深

意通諭中外知之

同日彰寶李湖奏言竊

臣

等自上年選派滇兵三

千赴川以後誠恐川省或再需兵不可無備當于

督提等標及省北各營內挑選精壯兵丁二千專

心訓練將軍械火藥等項逐一修備以待調撥今

奉

諭旨令於昭通所屬及曲靖廣羅等處挑選勇健兵二

千名遴委領兵將弁備帶應用火藥軍械等項於

聞

入川要路聽候調用臣等即將上年選定之兵分
為四起以次繼進一俟接到軍營調兵之文即由
入川要路速抵軍營聽用不使片刻耽延奏入報

同日劉秉恬富勒渾奏言臣劉秉恬因叅贊海蘭

察退駐日隆即知會臣富勒渾同赴軍營詢問海

蘭察退兵情形據稱因鄂克什土司色達克拉告

稱明郭宗以內各處山梁應防要路甚多難于分

守是以退保日隆齊集兵衆另圖進取等語

臣等

查大兵退守日隆離南路已隔六七站勢不能仍由美諾前往自應遣兵由雅州打箭爐一帶策應且打箭爐至僧格宗一帶處處與賊境相通更應多兵聯絡聲勢是以臣劉秉恬先已奏請將續調黔兵一千名撥赴打箭爐一帶接應阿桂後路茲查總兵英泰原係南路領兵之員熟習章谷一帶道路情形現今其赴打箭爐俟黔兵到時督率前

往酌量策應臣富勒渾前因美諾需兵甚急曾奏

明將川省舊兵酌撥四百名赴美諾遣用今已到
一百名現派守巴朗拉其未到之三百名俟到時
亦並交與英泰帶赴章谷以壯軍威再據總理北
路糧餉永寧道梁翥鴻稟稱小金川賊酋在沙木
角拉設計瞭望應請援兵防守並據瓦寺土司桑
朗因春稟稱山神溝草坡等處俱與小金川三襍
谷相通亦請添兵防守各等情除三襍谷一帶先

經臣富勒渾扎飭松潘鎮五福撥兵防範其自山

神溝至草坡一帶

臣

等又已將續調之兵與續募

新兵分設各隘協同瓦寺土兵加意巡防

臣

劉秉

恬即往赴巴郎拉一帶稽查隘口督促糧米軍火

各項

臣

富勒渾即赴卧龍關至桃關一帶辦理過

兵各事宜至日隆軍營所需軍火器裝各項

臣

等

已飭令趕緊造送隨有隨解均可不致遲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勒渾等奏現將續調黔兵策應將

軍阿桂後路所辦甚好前經諭令富勒渾博清額等帶兵由南路接應阿桂並令富德往赴打箭爐一帶不拘何項兵丁即帶領前進接應阿桂俾得夾擊殺賊自當以次迅往但英泰先已派令帶兵策應較之富勒渾等及富德到彼自更迅速如英泰此次果能奮勇出力開通阿桂軍營後路即屬英泰之功朕必加以優賞英泰務須努力為之至劉秉恬從前貽誤之罪寔難曲為寬貸現又明降諭旨將伊革職但伊

現在巴朗拉一帶辦事若即去其頂帶恐一切呼應不靈着仍遵前旨暫留翎頂令其奮勉自効又富勒渾現今赴南路帶兵續進為阿桂聲援而巴朗拉一帶亦有劉秉恬往來照料文綬可即回至成都該省現有照料過兵及籌辦糧運等一切緊要之務文綬到省城後務即實力綜理俾諸事妥協無悞至溫福軍營陣亡被害將士官員業經降旨議卹其明正巴旺布拉克底土木兵練等有寔係陣亡者並着富勒

渾海蘭察等查明奏聞交部照例議卹

癸卯覺羅巴延三奏言

臣佳畢沅咨稱陝省舊存

火藥俱已解運現在委員赴晉購辦淨硝硫磺等

因臣查晉省硫磺足敷採買惟每年所產硝觔除

供本省及陝西延綏鎮各營採辦外所餘無幾此

時即上緊購辦亦恐緩不濟事伏思軍營分路進

勦火藥最關緊要必須剋期辦解方足以資急需

隨查晉省各鎮標營均有脩採火藥不如先行湊

撥十五萬觔解陝接濟隨後陸續製補供操似此一轉移間脩貯既無虞于缺乏而解運實更為迅速
奏入

上嘉之

同日豐昇額舒常奏言據駐卓克采副將李天佑稟稱訪得三雜谷土司曾自稱伊實心出力但不能如木坪瓦寺賞給翎子等語臣等飭諭該副將三雜谷土司果有此言即當明白曉諭以木坪瓦

寺明正等土司除派出土兵隨征之外或本身在營效力或子弟帶兵奮勇著有勞績是以得邀

渥典今三雜谷雖亦派兵隨營攻勦而該土司並未來營營中並無該土司子弟若爾三雜谷果能實心出力立有功績或該土司之子弟俱能打仗勇往奪碉殺賊即當奏聞

大皇帝與內地官兵一體加恩況爾地與金川接壤爾等若撥屬下頭人百姓自行潛往奪據碉寨一經

將軍大人奏聞

大皇帝必有尔等意想不到之恩豈止賞戴花翎而已
如此剴切曉諭不但伊等心服更可誘其恭順助
勦之心臣等見李天佑不能隨機駕馭目下正當
緊要之際恐該將未足倚恃查五福于此等事件
尚悉機宜現飭該將遇有緊急事件即就近會商
五福辦理

同日豐昇額舒常又奏言據總兵官達色報稱行

至梭磨地方該土婦卓爾瑪遠出跪迎復來稟見
密稟云金川賊衆將溫將軍後路各處糧臺俱行
搶佔并奪取等處地方緯斯甲布大營兵力如何
我寔難以放心求將此情速稟將軍官達色隨諭
卓爾瑪云我聽尔言知尔實心効順在將軍營內
官兵甚多是以給我二十赴丹堪駐扎至工噶諾
尔布尚為奮勉出力尔等可以放心等語查卓尔
瑪于三離谷土司內本為恭順臣等已發扎獎諭

該土司並着賞緞匹令其從此更加出力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屢次傳諭豐昇額等帶兵接應阿桂
最為緊要計豐昇額等奉到遵旨起程應即馳打箭
爐一帶並遵昨旨與福康安分為前後兩起進兵接應
阿桂愈速愈佳至其摺內訪得三雜谷土司希伺賞
帶花翎隨令李天佑申飭諭示所辦亦是豐昇額此
次撤兵若經由三雜谷即應酌量駕馭該土司帶令
隨營行走以好言撫慰勵其效順之心自為最妥至

于梭磨土婦在三雜谷中行輩最尊從噶克多聽其
指揮該土婦自不為小金川流言所惑據官達色報
稱該土婦見伊時密告金川賊衆逆謀其心甚覺真
切自應予以獎勵著即曉諭該土婦以爾寔心恭順
節次奏聞大皇帝深為嘉悅特加恩賞爾淑順名號
并綵緞四匹用示優獎如此傳諭不特該土婦益當
感恩圖報即其餘土司等亦必共知激勸莫得出力
沾恩亦屬控馭番夷之一法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長青奏請派察哈爾兵五百名親身帶往軍營効力著照所請挑派五百名前往聽用

甲辰陝甘總督勒爾謹奏言查陝甘川省地界相連臣恐軍營尚須添兵接濟已分咨陝甘提臣各選精壯兵一千名以脩調用茲奉

上諭令派兵二千名馳赴川境臣遵即飛移護巡撫畢沅署西安提督趙興宗速將陝西預脩之兵就近

選派將弁帶領前進臣會同署甘州提督法靈阿
將甘兵一千即日分起起程並令將備千把等員
帶兵前往其沿途地方官亦俱飛飭妥為預備奏
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朕先令富德起身速赴成都無論
何處兵到即帶領由打箭爐章谷一路往迎阿桂復
令色布騰巴爾珠爾亦即照此前往接應計富德未
到之前所調貴州兵丁已陸續赴川富德到時著即

遵旨帶領往迎何桂至陝甘距四川甚近所有勒尔
謹派往之二千兵色布騰巴爾珠爾至成都時亦必
到齊即將此項兵丁帶領速行進發並著伊等將先
後到成都日期及帶何項兵丁于何時起程前往之
處迅即奏聞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六十九

員外郎_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六十七

七月乙巳陳輝祖奏言

臣接奉

諭旨令撥兵赴川聽候調用

臣

隨於通省各標協營內

挑派二千名令參將劉廷棟植璋遊擊傅宗孔巴

達瑪圖等分起帶兵又派副將李文英為統領其

應用軍械俱令挑選堅利輕便進行庶沿途不致

稽滯至各兵禦寒衣帽

臣

已於漢陽等處刻期購

製委員彙解毋庸各兵自製耽延臣與提臣李國柱已抵荆宜一帶總路一面飛飭各將領限定日期前抵宜昌點驗遄行

同日梁國治奏言查湖南赴川官兵均已在道臣率同按察使農起岳常澧道梁敦書親往督催連日風水順利兵船雲集臣於澧州水次逐起點驗俱屬人才壯健自初三四至初五六等日四起官兵全行出境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梁國治奏湖南派調赴川官兵全數出境同日又據陳輝祖奏湖北添派兵二千現已迅速料理等語軍營需兵接濟愈速愈佳官兵等俱受平時豢養之恩理應及時奮勉自効著陳輝祖等檄知帶兵將領傳諭兵丁各宜激發天良踴躍進行以資援勦

同日梁國治又奏言現在派兵赴川並修理軍裝旗幟帳房以及配造火藥費用數倍常年該營將

弁踴躍急公雖各剋期無悞而黽勉墊辦情形不
無拮据查司庫現存賞辦兵差銀十萬七千餘兩
可否於此項銀兩內照一年應扣石糧之數借給
通省各營仍分作三年扣還歸款一轉移間實於
通省營伍有裨奏入

上諭內閣曰梁國治所辦甚是兵丁調赴川省一切修
理軍裝器械均須墊辦情形不免拮据自應酌劑以
示體恤其湖北陝甘雲貴四川等省俱有添派之兵

如有所存公糧不敷支用者亦照湖南酌量安辦著
各督撫等實力查辦具奏該部即遵諭行

丙午勒爾謹畢沅趙興宗奏言前奉

諭旨令挑派陝兵一千名起程赴川

臣

等即挑驗精壯

兵丁並派遊擊寧古奇都司七十四甘露率領前

進於七月初八初十一等日分起起程其沿途

應行供支事宜

臣

畢沅飛飭地方迅速料理以速

軍行奏入

上嘉之

同日畢沅又奏言軍營火藥最關緊要而川陝壤境毗連一有咨調尚可剋期解運現在要安局儲火藥陸續調撥餘剩無多臣現派佐禡前往豫晉二省購買磺斤運回西安上緊配造二十萬斤如川省再需續調即可如數運送奏入

上是之

同日劉秉恬奏言查黔資溝即在吉地丹東一帶

係草布什咱地方業經副將軍阿桂派有官兵駐
守但其地出產磺斤尤應嚴加防範臣隨派委叅
將姬鵬舉守脩常永馳赴該處並嚴飭其留心查
察毋致絲毫偷漏再臣前經盤獲私帶鉛子番民
那木喀等三名查該番等居心狡獪偷竊鉛丸顯
有私相轉售之弊自當立正典刑以昭炯戒業將
番民那木喀旺勒丹阿絀正法奏入報

聞

同日富勒渾文綬奏言

臣

富勒渾明切曉諭附近

土司各頭人番衆以金川煽誘降番肆逆其罪均在必誅現已加派官兵前來合勒爾等亦須多撥番衆將巴朗拉山神溝等處佔據要險以俟大兵齊集一舉成功該頭人等環聽領諾臣即酌量加賞令其各歸汛地協同官兵嚴加防守臣等於初一日准豐昇額稱已派襄陽鎮官達色帶兵一千五百餘名前往梭磨大板昭等處防禦又准撫臣

鄂寶稱另派兵三百名赴卓克采護守糧臺是丹
壩一路防範已屬嚴密又同日准阿桂札知勦辦
小金川情形現在南路軍威尚振惟是西路之兵
退守日隆距美諾已遠賊番勢必合攻南路臣等
復催川省續調兵三百名兼程馳赴南路以資遣
用並就近先撥各州縣壯兵飛赴章谷一帶護守
糧臺務使每日有兵行走以壯軍威再查當噶爾
拉後路如章谷約咱僧格宗等處處與賊境相

通現經阿桂添兵駐守但地廣兵單恐不敷用俟
黔楚兵到即令前赴南路聽候阿桂調遣至此次
軍行更宜迅速沿途夫馬等項均須早為預備而
京兵需用馬匹甚繁尤須及時備辦現在上緊籌
議以資應用奏入報

聞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連日盼望阿桂軍營之信甚切自七

月初六日接到阿桂六月二十四日所拜之摺距今
又已八日尚未見有續奏甚為懸注不知章谷至富
噶爾拉一帶軍臺富勒渾曾否接得安妥文報往來
有無阻滯富勒渾即速據實具奏至富勒渾等所奏
南路應速添兵以資聲援現又飛調川兵三百並催
黔楚各兵迅速來川兼程馳赴南路等語所辦甚是
但現將添調各處之兵催令赴川究屬鞭長不及今
富勒渾在本地調兵自能應急但為數甚少且係綠

旗未必適用前據錢鎰奏成都駐防兵五百名願赴軍營已經料理起程此項兵丁自可早到即應帶領前往較之綠營更當得力至所稱就近先撥州縣壯兵飛赴章谷一帶護守糧臺尤為緊要應即妥協辦理又富勒渾等奏稱京兵需用馬匹甚繁尤須上緊籌辦等語京兵經由陝省其馱載馬匹已據畢沅奏催脩健驃四千自寶雞縣起按站接替直送成都籌辦甚屬可嘉其兵丁乘騎馬匹昨據勒爾謹奏調甘

省各鎮營壯健馬二千解赴陝省協濟棧道分撥送
兵之用所辦亦好是陝西一路已俱料理妥協即由
入川首站至省所用馱載並經陝省僱有驢頭毋庸
另辦惟兵丁乘騎之馬該督等現在籌議自必妥協
但每起為數較多恐馬匹不敷支撥其跟役等不妨
照例折價可省多購馬匹之勞至兵丁自成都赴軍
營路徑陡仄者多即給以馬匹亦不得力且沿途供
支料草又需饋運之勞莫若按例折給馬價聽各兵

等自便較為妥協現在富勒渾往迎阿桂已諭文綬
在成都籌辦諸務計文綬接奉前旨自即迅赴省城
此事即交伊實力妥辦再現在京兵已於七月初七
日起程餘俱以次繼發而各省所調之兵亦催令速
赴軍營官軍源源而進計日加增除現諭富德等如
遇各處先到之兵即帶往應援阿桂外其餘各處續
到之兵甚多若俱全赴章谷一路未免擁擠即阿桂
將來另籌進剿仍須由兩路分進莫若即於兵丁到

成都時預為撥定分派其南路在打箭爐一帶西路在維州一帶酌量暫駐俟進兵時按路調往更為便捷此事亦著文綬妥協經理

戊申阿桂明亮奏言查色木則之旁有古嚕一處令叅將富金保帶兵分駐賊番屢次侵擾皆被官兵擊退但緣取水路遙因飭其夜間撤出賊番乘勢來截又經官兵上下合擊殺賊十餘名其往攻色木則之官兵因賊番所據碉座地勢較高雖節

次攻撲屢有殺獲而究係仰攻不能得力惟有晝
夜嚴防使賊不能截斷僧格宗往來之路再赤圖
丹色木墨壘溝卡了翁古爾壘等處皆與金川接
壤雖此一帶叛番均經殲戮其最關緊要之隘口
亦經撥兵防守而其間道路叢雜前後左右在在
皆可偷越臣等再四思維此時最要事機莫急於
撤出兵丁先防後路不獨現在官兵均可安全無
恙而嚴守各隘尚可以待續到之兵為合力進攻

之舉其後路中有從前已經駐兵者加兵助守其
從前未經駐兵者酌量安設自可無憂疎失且如
章谷吉地等處亦即為綽斯甲布之後路若於此
一帶周防嚴密臣等與豐昇額信息相通彼此籌
辦於事機尚為有益而險隘可憑之地仍係我兵
據住俟有續到官兵再行先收美諾亦不難於籌
辦臣等公同酌議意見相同因於二十五日陸續
撤兵分撥於思紐得里翁古爾壘阿仰及卡了邦

科約咱索布章谷等處嚴加防守臣等帶滇黔兵
一千六百名亦於本月初一日親自斷後徐徐撤
出現在翁古爾壘思紐扼要地方暫行存駐悉心
籌辦以為統兵再進之計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連日盼望阿桂軍營信息甚為懸切
因屢諭富勒渾及富德等速往帶兵接應今阿桂自
當噶爾拉軍營將兵陸續撤出在翁古爾壘等處暫
住朕心稍慰阿桂等業已全師而出而翁古爾壘至

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守自可無虞逆酋以內地土
司敢於如此鴟張尤屬神人共憤實為

天理所不容惡貫滿盈滅亡必速今已添派京兵二千

吉林兵二千黑龍江兵一千頃據海蘭察奏又添派
索倫兵一千合之西安荊州駐防兵各一千伊犁額
魯特兵一千是八旗勁旅有九千並選能帶兵之侍
衛章京亦數十員又續派之雲貴陝甘湖廣等綠營
兵催令赴川者共萬餘名計其陸續到軍營通計二

萬數百名阿桂即當酌定章程另籌進剿一面妥辦
一面奏聞至豐昇額等一路昨令馳赴阿桂軍營接
應今阿桂既已回駐翁古爾壑等處毋庸豐昇額接
濟軍營機宜移步換形不可稍涉拘泥亦非朕所能
懸斷著傳諭豐昇額如未起程即留駐宜喜軍營以
備再進或已行至中途亦不妨帶兵仍回宜喜並可
隨處諭知各土司以將軍現已整師而出滿洲勁旅
及各路精兵十萬亦俱陸續調派即日復籌進剿以

此鎮撫衆番方為妥協豐昇額等即酌量該處情形一切與阿桂札商而行劉秉恬仍令在巴朗拉一帶辦事文綬即馳赴成都辦理兵行事宜并籌辦潰兵以及地方要務其桃關一帶即令富勒渾前駐往來照料無庸再赴阿桂軍營

同日阿桂明亮又奏言竊臣等因賊番蔓延四出前敵既不能驟撤後路更屬可虞正在籌辦間據前敵屯土各弁稟稱金川賊番屢求懇來稟話

臣

等思賊番現既如此猖獗何以復來求稟雖當噶爾拉一路漢土各兵從不令與賊通言語但以目下事勢而論轉可以此窺測賊情當飭將備等嚴加詰問據賊稟稱我金川係

萬歲爺家舊土司如今官兵百姓們我金川一點不敢侵犯等語查賊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來所得鎗砲鉛藥千石銀兩器械等物為數甚多業經志得意滿而又以當噶爾拉官兵向為勁銳近日兩次

撲營及各處打仗俱經痛加殲戮者來未易動搖
轉恐添兵攻勦故為此狡詐之謀實堪切齒且妄
冀大兵從此歇手可以幸逃天誅坐獲小金川之
地其奸惡尤為可恨但此時各路軍營既不能合
力勦洗而當噶爾拉後路險仄綿長如翁古爾壑
策爾丹色木等處一綫懸崖鳥道只須數十人據
截雖有多兵不能衝過即如木果木一路官兵二
萬有餘德爾森保一經失事即不足恃皆因後路

一斷漢土兵慌張潰亂所致今賊番不於此等要
隘坐困官兵而轉來稟話是在賊番已為失計而
在我兵撤居險要現在則易防後路將來仍便於
近攻於事轉有把握臣等公同商酌莫若將計就
計權為撤出新兵一至即可統率再進為雪憤掃
巢之策惟是今昔情形迥異且此事關繫甚大

皇上自必另

簡大臣來川容

臣

阿桂等公同籌辦以定勦滅兩金川

之局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此次辦理事事妥協甚屬可嘉
已授為定邊將軍統辦進剿之事實堪倚任此外大
臣等亦罕有能出其右者阿桂即當實力擔承此事
不必稍存疑惑惟進剿之路不可不通盤籌畫預為
安定者來昔嶺當噶爾拉及宜喜等三路皆係仰攻
未必有益將來再進時此等只可為牽綴賊勢之用
必須另籌妥地以期克捷制勝因閱地圖內金川之

噶拉依勒烏圍兩處險隘皆在河南賊番悉力拒守
攻之非易若於河北覓可進兵之路一在革布什咱
之境由西而東一在綽斯甲布或丹堪之境由東而
西攻其不備自可易於得手若能得其河北之地則
河南賊勢自必動搖並力夾擊便可掃穴擒渠尅期
奏績阿桂應即悉心籌度密詢熟習道路之人就該
處山川形勢詳細酌量是否可行即速繪圖貼說據
實覆奏候朕定奪

同日富勒渾文綬奏言臣等欽奉

諭旨此次挑派京兵二千名吉林黑龍江兵二千名分
起前赴軍營需用夫役較多均須妥協經理令臣

文綬回至成都預為籌畫臣等悉心酌核查乾隆

十二三年川省應付京兵舊例除自廣元入境以
至成都沿途所用夫馬照官兵勘合填載數目分
別應付外其出口長馬大小官員各按品級自五
六匹至一二匹不等長夫自二十餘名至六名不

等每兵一名給馬一匹夫三名其官員兵丁之跟役每名約折給馬價銀六兩較之西例每兵給馬三匹原屬因地異宜三十六年將軍溫福自滇帶來滿兵赴西路軍營令領隊官員各給騎馬一匹其兵丁及跟役每名均折馬價銀六兩不給騎馬仍照例給夫背送軍裝行李經軍需局遵照辦理在案今川省馬匹購辦維艱布政使錢鋈等酌議飛飭各地方官雇備民馬分派口內各站所需夫

工草料即以抵站之日分別支給其在口內各站
官員兵丁及官員之跟役各給騎馬一匹兵丁跟
役步行不給馬匹至出口馬匹官員各給馬一匹
其隨帶跟役及兵丁與兵丁之跟役應得騎馬俱
照例每匹折價銀六兩辦理不致拮据似尚妥協
至所用人夫除廣元至成都又成都西西路至灌
縣南路至雅州均就地雇用并令附近州縣幫雇
協濟其雅州灌縣以外各站人夫不敷應用者亦

分別酌添此內西路灌縣至桃關四站計程一百
三十里山路崎嶇軍需局議詳於中間之映秀灣
撥馬添夫另立正站專員經理現飭妥速趕辦臣
等隨時悉心斟酌安頓周備務使軍行利捷民無
擾累以副

聖懷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核議隨經軍機處議奏查京兵入川沿
途應付騎馱前據畢沅奏明毋庸另行辦理該督

等祇應飭令站員將陝省所脩長驛小心照料毋
任兵役等馳驟傷損其自成都赴西安兩路各站
現經該督議以口內給與騎馬口外官員各給馬
一匹兵丁跟役折給馬價自屬照例酌辦與

諭旨相符其雅州灌縣以外酌添人夫及映秀灣另立
正站之處亦屬妥協均應如所請行惟所稱在口
內各站兵丁跟役步行不給馬匹一節查從前由
黔赴滇京兵其跟役每站折給馬價二錢此次自

廣元至成都程站較近應照滇省之例酌量節減
每站折給馬價一錢其餘均照例辦理飭屬一體
迅速妥脩奏入

上從之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海蘭察奏請將黑龍江八旗兵內揀
選一二千人派往著照所請傳諭將軍傅玉再挑一
千名派往聽用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添派索倫兵一千名前往軍營所有經過之直隸河南陝西四川等省著傳諭周元理何燭畢沅文綬等各飭所屬將車輛馬匹等項妥辦應付務俾迅速進行

己酉

上諭內閣曰昨據阿桂奏當噶爾拉後路翁古爾壑至章谷吉地等處關繫緊要均應寧密防範因於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一日日將各營盤官兵次第徐

徐撤退親自斷後振旅而出現駐翁古爾壘等語辦理深合機宜朕心實為欣慰已將奏到各摺宣示中外矣阿桂自聞木果木軍營之信能鎮靜嚴防鼓勵將士當賊番屢次侵擾俱經官兵勦殺今全師撤駐翁古爾壘不獨南路一帶可以無虞並可與宜喜軍營聲息相通以待新調八旗勁旅及各省精兵陸續到營收復美諾等處另籌進勦金川甚屬可嘉所有隨阿桂自當噶爾拉撤出之兵未嘗非綠旗士卒乃

能與賊相持二十餘日悉力拒擊整隊撤回較之溫
福營中綠旗兵同受國家恩養一則有勇知方一則
迴非人類可見綠旗兵心雖怯懦非盡無良果能調
度得宜未始不可以鼓勵敵愾著阿桂傳旨將在事之
綠營屯土兵練各賞給一月鹽菜銀兩以示獎勵其
中或有身雖在營而萎靡不出力者亦當查明扣除
毋令濫邀恩賞至溫福軍營兵數不下二萬何至一
聞賊至紛紛潰散實出意料之外將帥之于三軍倚

為捍衛若猝然遇變竟棄將軍于不顧相率潰竄以致主帥失衆捐軀按律應悉駢誅罪在不赦今特汰其甚者從寬免死量予遣戍實屬法外之仁然朕究不免失之姑息而此輩實為倖免遣發省分之各該督撫俱應共深憤疾有犯法者立正典刑庶以彰國法而申軍紀至現在西路隨征之綠營兵衆並當聞而知恥引以為戒痛加改勉以冀立功膺賞設仍徂於怯懦之惡習怙終不悛將來臨敵或有輕退易動

之事必當盡行誅戮即人數畧多亦斷不惑於罰不及衆之說曲為寬宥也朕於軍律賞罰嚴明惟秉大公以期平允將此通諭軍營及中外知之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阿桂自當噶爾拉全師而出此時大局已定一俟兵力略振即可收復小金川勦捕逆酋殲戮賊衆並另籌分路進勦金川此皆阿桂應行次第籌辦至溫福軍營失事時衆幾二萬兵數不為不多雖云疎於預防亦何至潰敗若此即綠旗懦卒

畏賊驚奔而將領各統所部豈盡漫無紀律聽其相率竄逃致溫福獨領百人衝出歿於戰陣其事為向來所無其理亦太不可解特因事屬既往竟置不問着阿桂將溫福軍營因何債事確情查明秉公據實具奏再從前所獲番衆供詞俱稱僧格桑移居科思果木地方僅携其妾及頭目數人莎羅奔索諾木皆不與歟洽并令其自行謀食相隨賊衆盡皆散去果爾則是僧格桑甚為失勢幾於自顧不暇何以能與

金川逆酋通謀率衆復行猖獗若此其故又不可曉
或係所獲衆番捏詞欺飾抑其中另有情由乎着阿
桂訪明具奏至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原屬三路並
勦及聞僧格桑復佔小金川故地溫福軍營失事美
諾明郭宗等處亦皆失守不可不急援阿桂是以屢
諭其急速撤兵今阿桂既退據得地軍氣復伸且章
谷等處皆撥兵嚴防與豐昇額後路聲息相通而各
土司中如從噶克輩聞知阿桂既出與豐昇額遙為

犄角亦斷不敢復萌動搖之念並可因以鎮撫綽斯
甲布衆心又況其地軍糧充裕砲火堅完再進之圖
不妨另起爐竈豐昇額等必當仍駐宜喜軍營為是
著再諭豐昇額等善體朕旨妥協行之再此項續調
各省綠旗兵共有九千現皆節次起程統計不過八
月初中二旬俱可陸續全抵軍營按西南兩路分撥
每路可得生力軍四千有餘阿桂審酌情形於各省
新調兵到後約可數用即宜分西南兩路先勦小金

川其南路自係阿桂統兵色布騰巴爾珠爾為叅贊西路雖有海蘭察在彼殊不足恃若豐昇額已至巴朗拉即著豐昇額帶兵進勦或豐昇額仍駐宜喜則俟富德到阿桂營後與之面為講論即今富德由成都取道至日隆統兵進勦如此兩路夾攻賊衆自難兼顧我兵即收復小金川全境盡殲叛逆降番廓清其地並於美卧溝大板昭等要隘各派重兵屯駐令王進泰常青分鎮要處另籌進勦金川則我武既揚

聲勢甚盛自可迅速掃蕩賊巢尅期奏績此事乃全局轉關之機甚有關係是否應如此辦理著阿桂悉心妥籌將作何酌辦機宜詳晰覆奏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添派京兵及吉林索倫額魯特並荆陝成都駐防兵九千五百名又續調雲貴湖廣陝甘綠營兵一萬一千通計二萬有餘兵數較今春更多軍糧等項不可不預為籌核至節年之所調成都駐防及各省兵丁已三萬九千合之本省川兵暨

屯土兵練總共七萬有餘月支糧餉更為不少今以
兩項合計每月實需鹽米口糧等項約若干萬兩着
富勒渾文綬詳核細數並以續撥之軍需銀一千萬
兩按數核算足敷幾月之用可以供至明歲何時或
尚需續撥備用即當據實奏聞以便再行勅部撥往
至原有之七萬餘兵除溫福軍營未出者三千餘及
潰而遣戍者二千餘不計外其餘節次打仗陣亡及
傷廢遣回並在營脫逃者各有若干均應一一開除

將各路現今實存數目分晰開單呈閱備核至溫福軍營此次損折之兵實有若干亦當覈其細數或兵丁於潰散之後復行脫逃其罪更不可逭尤應查明奏聞令各督撫一體實力緝拏就所獲之處即行正法以示炯戒再溫福軍營兵潰僨事後失去糧米若干石鎗砲軍械若干件火藥鉛丸若干斤備用銀若干兩亦不可不逐項核明實數一併開單具奏至現在添運糧石作何籌辦需用火藥作何趕製務使源

源接濟勿致稍有遲悞之處並着據實速行覆奏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六十八

七月庚戌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豐昇額奏與舒常約會同日進攻
宜喜曰旁此時即使攻得碩卡亦只可在山梁駐守
斷不宜乘勝輕進致賊番邀截後路屢降諭旨甚明
至阿桂現已全師而出並將章谷一帶派兵嚴防無
庸豐昇額復行前往業經屢諭豐昇額仍駐宜喜軍營

鎮撫綽斯甲布以俟另籌進勦昨據阿桂奏已咨豐
昇額令其不必前赴丹壩豐昇額接到咨文自仍駐
兵不動即或已經撤兵起程接奉朕七月十六日所
降之諭務當遵旨即回宜喜但當囑爾拉昔嶺兩路
俱無進攻之兵恐賊番注意於宜喜一路不可不早
預防豐昇額等應將所有營卡妥為措置如有應防
隘口加緊嚴防勿使賊番軼至設或賊番潛窺營卡
必須盡力禦擊殲戮無遺使之不敢輕視至宜喜後

路必當加意防禦而丹壩一帶尤為緊要即可令五
福官達色帶兵在彼守駐實力嚴防毋稍疎懈此時
計距大兵進勦金川之期尚有數月惟當嚴密部署
實力防禦並留心駕馭綽斯甲布為現今應辦要務
前諭鄂寶同豐昇額等以次撤回著令豐昇額仍駐
宜喜則鄂寶亦當仍在覺木交駐辦糧務雖據稱宜
喜軍糧足支五月此後仍當源源接濟使之充裕著
富勒渾文綬各將接運軍糧事宜上緊籌辦鄂寶亦

須實力經理

辛亥劉秉恬奏言木果木軍營撤出兵丁應需帳房鑼鍋烏鎗腰刀長矛弓箭等項臣飛飭軍需局如數製造迅速解營應用但烏鎗一項為攻勦所必需刻不可緩臣一面飭局盡力製辦先行趕解一面飛咨護西安撫臣畢沅將該省各營烏鎗調集四五千桿解川應用至腰刀一項一併咨明運送四五千把較之川省打造需時實為捷便此項

鎗刀並由該省雇備長驛直送四川至現在各取之數未免浮於兵丁所需之數但此時正值大兵雲集即寬為備貯不嫌多餘且將來亦可撥還各營以備平時操練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議奏隨經軍機處議覆請如所奏辦理上從之

壬子豐昇額舒常奏言臣等查綽斯甲布一路內分宜喜日旁兩處所有兩營兵丁除分守要隘及

陣亡受傷患病遣回外其打仗應差兵丁約計不足
六千臣豐昇額若遵

旨於此路兵內再帶二千名前往大板昭會兵攻勦則
綽斯甲布一路兵力更單且溫福阿桂兩處均未能
發兵前往勦洗是布朗郭宗大板昭一帶已為賊
番佔據此刻既不能成夾攻之勢而五福處除分防
各隘外所餘官兵僅有七八百名雖添此一二千兵
亦不足長驅深入且綽斯甲布至大板昭迅速趨

行亦需四五日兩地孤懸更恐上煩

聖慮莫若俟新調滇兵二千得有抵川信息臣豐昇額
再將此處官兵酌量抽撤數百名前赴大板昭并
將滇兵截住即由彼處相機進取似于攻勦可收
實效同日五福奏言臣前據卓克采糧員報稱防
守大板昭官兵被賊冲散投至卓克采地方臣當
令副將李天佑星赴三雜谷查察情形駕馭該土
司等派撥土兵嚴加防範于駐防兵內酌派七百

餘名令副將李天佑叅將索爾泰都司長春帶領
駐劄丹壩瑪讓地方防守至嘉覺格江為緯斯甲
布進兵後路臣量撥兵二百名飭交候補叅將留
住帶領駐劄加謹防範所餘一千二百餘名欽
遵

諭旨回候補副將西德布豐盛阿候補叅將伊常阿分
起帶領於七月初七日自丹壩起程前往大板昭
相機籌辦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次原因美諾尚係官兵駐守阿桂
必赴彼處勦賊因令豐昇額往大板昭為夾攻之計
今既與前次情事不同所謂移步換形自不可冒昧
輕往已輕節次諭知今豐昇額未奉停止之旨即能
審度事宜不拘遵旨即往可謂具有見識又前因阿
桂孤軍懸駐賊境勢急待援屢諭豐昇額等帶兵接
應繼聞阿桂全師而出即諭令豐昇額仍駐宜喜毋
庸前往現在豐昇額已知阿桂撤兵退出自仍在宜

喜駐至丹壩一路亦閑緊要是以昨諭五福官達色
同帶兵駐彼防守今五福於奉到前旨隨帶兵前赴
大板昭豐昇額聞之即當迅速檄令停止不應聽其
竟往且五福帶兵無多而大板昭之賊未退五福若
去不但無濟並恐有碍著星速傳知五福令其即遵
昨日之旨速回駐守丹壩毋致羈延貽悞此一節并
令五福知之

同日畢沅奏言臣查頭起京兵已於七月初七日

自京起行按程核算約計本年二十八九日
即可抵西安省城若西安二千滿兵亦照京兵
之例間二日一起按站倒換馬匹前進則京兵
接踵而至雲棧以西勢難同時進發若俟京兵
及吉林等兵全數過竣再行接續行走未免
為日稍遲臣查滿兵一名原有拴馬一匹應即
令乘騎本員之馬按站前進直抵成都另予
存貯馬價銀內撥給一匹價價銀拾伍兩以

為買雇馬騾馱載軍裝之用隨飭附近地方
代雇長騾五百頭與各兵自買馬匹通融搭載
軍裝足數馱運酌量棧內情形以兵二百五十名為
一起分為八起臣書麟帶領連日行走於本月
十四日起至二十一日止滿兵二千名即可全
數起程則人馬不致疲罷而趨程較為便捷奏
入

上嘉之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仍須先攻小金川令阿桂在南
路富德在西路統兵進剿收復其地所有一切機宜
昨已傳諭阿桂酌量妥辦並密諭阿桂除現剿金川
三路外另於河北一帶訪覓要路攻其無備今思阿
桂在南路必仍由僧格宗一路進攻若僧格宗尚能
守住自為便易即或張玉琦亦已帶兵退出究係輕
車熟路攻取亦較上年省力但既至僧格宗必仍俟

攻復美諾後再行收勦底木達等處恐逆酋格桑
聞信預行竄逸豈不失此機會著諭阿桂於富德到
營後與之講論明晰令其由成都馳赴日隆帶兵同
海蘭察進勦於攻得資哩後即帶兵往截美卧溝斷
絕賊酋歸路或由鄂克什明郭宗前進或由別斯滿
一路前進臨時酌量而行俟富德等截往美卧溝之
路阿桂速偵訪逆酋下落若在美諾即統兵先勦美
諾若仍在底木達木朗郭宗即先勦底木達等處與

富德成夾擊之勢方為萬妥今西安駐防兵二千已於七月十四至二十一日全數啓程到營必速已諭文綬俟其到省時南路西路各分一千令即馳赴其各省所調之兵貴州一千最早餘如湖南雲南陝甘湖北亦俱可陸續到川各按兩路分撥前往阿桂於此各處生力兵到後約敷兩路之用即通知富德等同時進兵提須於今冬將小金川全行克復仍分路進勦金川愈速愈妙看來兩金川氣候冬令尚多晴

霽是以前此攻克巴朗拉美諾等處皆於冬底成功
此皆已事之可見者阿桂務須竭力熟籌妥辦並即
預籌進勦金川之路分兵進攻出其不意以期克捷
癸丑阿桂明亮奏言查兩金川賊人自侵軼底木
達布朗郭宗以來牽連肆擾致木果木美諾一帶
臺站地方皆不能固守臣等經月以來實不勝切
齒痛恨晝夜思維以各路大兵進討彼即竭力負
隅不遇自救其死何能乘虛軼出猖獗轉至于此

實由董天弼本係衰庸疎於防範且不守礮卡另
立營盤賊番窺伺已久而各處臺站兵本無多又
皆怯懦是以底木達等寨一經失守各處軍臺望
風奔潰至該督等查拏夾填並不于賊番出沒之
處督兵擒勦轉照內地緝捕之例分派兵丁於降
番各寨逐一搜查以致番衆驚疑生怨賊匪得易
於勾引一處煽動各處皆因而滋擾至於木果木
一路每次進攻未會得利徒致損傷而所拏卡柵

零星分布其中僅有十餘人及二三十人為賊番
窺破併力於一二處則其餘各處相繼潰散至木
果木失事時登春牛廠賊衆尚屬無多惟因散出
客民兵夫從此經行兵丁即已不戰而逃而美諾
鄂克什相繼失守覈其潰敗之由實因兵丁自行
逃散並非賊番之力能至於此且據功噶爾拉木
果木脫出兵丁供稱賊番分頭搶撲于木果木登
春一帶所獲鉛藥鎗砲軍器米糧等項為數雖甚

多而其打仗賊番止有此數實在無可加添即小金川降番勦殺之餘俱行依附金川亦不過千餘人臣等一面俟派調滿漢官兵來川一面將續辦進攻情形通盤籌畫並將西路各兵設法鼓勵以作其氣申明軍律以悚其心務在痛勦賊番先清美諾進掃金川誓必不令兇狡兩逆酋得以倖逃

法網

阿桂明亮又奏言六月二十九日准豐昇額來咨

詢當噶爾拉一路是不需兵應援臣等以現在南路防範嚴密可以無庸接應惟西路官兵除新調黔兵一千數百名並臣等南路派往千餘外其餘出來之兵均不足恃新調黔兵應令即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並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等辦理至臣等前此察看各土兵內聞美諾失事不無觀望並有逃去者當將帶兵之人嚴加申飭並傳知該土司土舍等轉飭屬下番人令其感

恩出力毋得稍有搖動嗣臣等帶兵殿後撤出見沿途各隘皆有土兵駐守接應始知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已將得力頭人盡數派出並攢集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革布什咱土都司亦俱添兵接應臣等查其兵數較之原派之數實有多餘看來各土司尚知報効不肯為賊番等所眩惑此次後路防範嚴密賊番不敢前來窺伺甚為得力臣等除量加賞賚外並諭以賊番猖獗如此則其

取死愈速現在

大皇帝添撥京城及東三省以及各省精兵合力進剿
務在剋期掃滅汝等倍加奮勉自必承受

重恩伊等深為感悅

阿桂又奏言查從前底木達布朗郭宗等寨為賊
所佔其時未久自不能即為堅拒誠如

聖諭上緊攻剿或可期其速得今美諾扼要之地已經
失守而小金川鄂克什地方官兵經年所攻克者

均為所佔南北阻絕不通此際情形與從前迥不相同已無分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之路而南路兵力僅數堵守亦不能更攻開此路至奉

旨令豐昇額舒常由大板昭勦賊之處查收復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地方自應於別斯滿及大板昭等處分路進攻但此時西路非俟新兵到日不能舉動而各省所調新兵非三四月不能全到現既未能遽攻底木達布朗郭宗則豐昇額等此時亦尚可

無庸移駐致啟綽斯甲布土司之疑計綽斯甲布
距大板昭路途尚為不遠俟將屆進攻之期或仍
酌留舒常在日旁宜喜等處牽綴賊勢再令豐昇
額統兵前赴大板昭一帶合力攻勦似為妥善臣
已將此札知豐昇額商酌妥辦至滿洲勁旅自較
綠營為足恃今蒙

皇上先已派調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額魯特兵五千
陸續前來於攻勦既為得力而此時失事之餘軍

心亦藉以自壯臣遵

旨將現派滿洲勁旅數萬添派之處曉諭各營兵丁並
傳知各土兵等使共知賊首勢在必滅庶足以作
其勇往之氣其新調官兵應赴何處備用亦俟籌
定全局後檄知帶兵將領遵照分進

阿桂又奏言昨准海蘭察劉秉恬等將美諾明郭
宗鄂克什等處失守情形抄送摺稿前來伏思綠
營兵丁本多怯懦而西路又失於撫恤以致人無

戰心但自木果木而美諾自美諾明郭宗而鄂克
什望風退避處處皆成瓦解其情實堪駭異此時
海蘭察退守日隆劉秉恬先至巴朗拉其兵丁跟
蹌奔潰之情不知作何光景查自巴朗拉以至美諾
北路實為進勦小金川正路但道路延長其間如
斯底葉安資哩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形勢均為
險絕是以自前歲進勦以來官兵節節力攻如資
哩攻至三月有餘鄂克什攻至五月有餘路頂宗

明郭宗二處亦皆攻至兩三月有餘而資哩尚以
截後而得鄂克什尚以設計而取歷時一載始能
逐次開通其大板昭一路董天弼亦攻至三月之
久並無寸進直至美諾既破然後底木達布朗郭
宗望風而下今此數處既復被賊番佔據則其脩
禦愈嚴死守愈甚而大兵進剿事宜亦當早為預
備臣日夜籌計不勝焦切又因美諾木坪兩處道
路不通文報皆自省城來往動至旬餘於實在消

息既難迅速相通且於緊要事宜更難乘機酌辦
伏思當噶爾拉後路險隘之所均為我兵所據如
翁古爾壘以前之思紐迤西之真登梅列等處悉
已防守嚴密或與僧格宗碩寨相望或據其上游
俟新兵調至攻取尚為不難至明亮於此一路甚
為熟習自應遵

旨令其帶兵駐守以綴賊勢臣將各處防守事宜一一
督催辦竣輕騎簡從擬於數日內自南路起程馳

赴巴朗拉達木巴宗一帶察看情形與諸大臣等
亟整兵力熟籌進取之策並與督臣等將撥夫運
糧接濟等事悉心經理約計爾時色布騰巴爾珠
爾亦抵軍營更可將一切機宜公同商酌再行詳
悉奏

聞恭候

訓示

同日富勒渾奏言臣奉

上諭鄂克什土司色達克拉與僧格桑仇怨甚深若為
所得必無生理小金川頭人穆塔爾自必復叛從賊
此二人現在作何下落又鄂克什土舍雅滿塔爾近
日現在何處一併查明具奏等因臣查色達克拉携
帶眷口駐守達木巴宗雅爾塔爾前隨臣於巴朗
拉一帶設卡巡防現在駐守日隆其小金川頭人
穆塔爾經松茂道查禮給與口糧安置資哩日隆
等處臣查資哩日隆處處與賊境相通此等降番

未便安在緊要隘口復滋勾結查穆塔爾係帛噶爾角克碩頭人該處於初一初二等日失守穆塔爾初四日始來乞降形迹亦有可疑臣因飭糧員將穆塔爾嚴加拘守其跟役衮布木等十六名分起解省收禁候辦至老弱婦女分交鄂克什瓦寺兩土司收管嗣據查禮稟稱海蘭察調取穆塔爾至軍營聽用已經劉秉恬將穆塔爾解交海蘭察收訖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復查辦軍營事宜及陳明賊
番滋擾緣由皆與朕節次所降諭旨脗合美卧溝失
事之故皆為董天弼所悞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
不早叅奏其罪亦無可逭現在添兵易將氣象一新
從此舉動順利自可仰邀

天佑迅速成功阿桂等當實力勉為之至現籌收復小
金川自須仍由西南兩路進攻而西路多係木果木
潰出委靡之兵不可不急為整頓阿桂親往經理於

事更為有益茲已另諭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俱馳赴日隆一路與阿桂會商諸事西南兩路何者尤為緊要阿桂即同色布騰巴爾珠爾進攻其一路則令富德同明亮進勦至大板昭一路或令舒常帶兵或另派人前往均著阿桂詳晰妥籌悉心調度又前據阿桂奏一聞賊番侵擾底木達等處之信料其必有小金川番人為內應即察各寨頭人內之跡涉可疑者羈留營中不令回寨所辦甚為得要此等頭人看

守軍營作何處治未據奏及亦著阿桂附摺奏聞又
阿桂另摺奏請將後調點兵一千令赴巴朗拉達木
巴宗等處以資防守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辦理等
語所辦甚是西路潰出之兵驟頽不振不可不酌添
新兵為措置以冀改觀現在添調滿漢各兵幾及二
萬已分兩路前往備用阿桂可悉心斟酌令於各兵
到省後即按兩路分撥照料前往至豐昇額等軍營
現兵不及六千力太單弱且又無滿洲得力之兵著

阿桂於新到各兵內酌量撥給並須籌及進勦金川
時或應仍在宜喜一帶另覓進攻之路亦預為撥往
備用以省臨時更調之勞其阿桂現駐之翁古爾壟
一帶後路均已派兵嚴防可無他慮惟豐昇額等在
宜喜軍營其後路未經辦及恐賊番見阿桂現已撤
兵海蘭察等又退至日隆料小金川地方尚無攻勦
之事或注意豐昇額一路潛出滋擾不可不預為防
範昨已諭令豐昇額飭令各營卡盡力嚴守設有賊

至必須奮力殲除使之破胆但其後路毗連賊境之處頗多均須設法防守著阿桂一併籌畫派員帶兵分防以期萬妥至所奏巴旺布拉克底土司派出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革布什咱土都司亦經添派土兵前來甚屬可嘉現已明降諭旨酌賞綵緞以示獎勵令其益加奮勉至頭人穆塔爾於帛噶爾角克碩既破數日後率其眷屬來降似無他意富勒渾未免過於疑感或實係誠心投順不肯從賊亦未

可知又不應不分皂白轉將跟役拘囚妻孥係累致使失所阿桂到彼親加察訊均不難得其底裏如穆塔爾形跡果有可疑即派員解京候訊若降順屬實仍應將其跟役家屬給還另為安插亦著阿桂妥辦具奏

同日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添派滿洲吉林索倫及駐防等兵共九千各省綠營兵又九千與阿桂請調之數

多少相仿阿桂需如許兵象作何派撥調度其胷中
必有成筭此事惟阿桂是仗就伊所見以此兵力勦
滅金川能實有把握否又今年分勦之當噶爾拉昔
嶺宜喜三路俱係仰攻半載未能寸進大砲轟擊徒
耗火藥而兵丁逼近堅碉輕冒鎗石以致屢有傷損
實為可惜雖捨此更無別法然明知其無異而為之
殊非善策攻勦之事以知地利為先賊番各處豈盡
碉卡林立別無罅隙可乘之地阿桂當及此時留心

密訪默籌勝算要酌密奏再前據溫福等奏擬進攻
共有七路其一路由革布什咱至明正前抵勒烏圍
約三站據稱此路稍平其一路從綽斯甲布之俄坡
至勒烏圍僅兩大站據稱路近山平行走較易此兩
路何以未用是否如原奏所云抑另有情形并著阿
桂一併查明覆奏至新擬進剿之路或有緊要機宜
以冀攻其無備尤須慎密籌辦不可絲毫漏洩

同日富勒渾文綬奏言臣等查西路兵丁先退至

美諾時經臣富勒渾以明郭宗為咽喉要口路頂
宗為鄂克什門戶派兵駐守復因鄂克什斃烏山
梁直逼帛噶爾角克碉及底木達等處最關緊要
是以亦派兵數百名在彼拒守復於達木巴宗木
耳宗日隆以及巴朗拉山神溝等處酌量派兵據
守要隘嗣因大兵退守日隆則巴朗拉山神溝俱
係後路且與小金川別斯滿各寨相通復添派兵
五百名以防賊番潛入並令守卡將備佔據隘口

以脩將來添兵夾攻別斯滿底木達之用其自山
神溝卧龍関至草坡凡有與賊相通路徑均詳詢
瓦寺土司酌派壯兵協同土兵嚴加防守又令各
臺站鋪戶民夫各備長矛每日派出健丁二三十
名晝則往來巡邏夜則輪流支更以壯聲勢其南
路打箭爐實為要地臣富勒渾前因賊犯滋擾西
路即派遊擊任景前往打箭爐會同驛鹽道杜玉林
籌辦臺站並督率明正土司撥兵加意防禦嗣因

近退日隆西路離當噶爾拉軍營愈遠復將原調川兵三百名及新兵民壯盡數改赴打箭爐章谷聽杜玉林就近分撥各站護守糧臺至川省總兵四員均在軍營所有營伍事務均委委員代辦一切尚無錯悞其通省額兵三萬八千八百餘名除調出外尚存几千餘名所有城池塘汛以及餉鞘軍火經由之處足資防範其沿邊隘口如附近西路之青雲營北路之松潘鎮維州協南路之建昌

鎮泰寧協均關緊要現在存營兵數自七百餘名
至一千不等尚可以供防禦至省城內現在駐防滿
兵數百名堪資守護惟綠營兵丁雖有八百餘名
而分防墩汛以及輪流護解軍裝火藥鉛彈餉鞘
人犯等項差使紛煩實屬不敷應俟各省大兵到
齊後臣等將續派之守卡川兵酌量撤回遣用奏
入報

聞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六十九

七月甲寅豐昇額鄂寶奏言臣查宜喜之達爾圖與日旁兩處均為金川門戶距賊巢勒烏圍不過六七十里況綽斯甲布地界處處與金川接壤臣豐昇額舒常等若再將宜喜日旁兩山官兵盡行帶往大板昭則宜喜之達爾圖必致為賊所有將來若復取道於此大費周章若酌留一二千兵防

守兩山地勢遼濶後路綿長恐不能守況聞西路失事遽爾撤退官兵逆酋等愈逞其奸臣等正在籌畫之際接據官達色等稟稱訪得三雜谷土兵由西路脫出者僉云西南兩路官兵已撤現在賊番均聚於綽斯甲布一路日夜窺伺等語是臣等不可驟離此地更無可疑昨接阿桂來札亦令臣等毋庸移駐且現在綽斯甲布距阿桂南路尚近若移營大板昭一帶則文書來往非轉由打箭爐

行走即必須取路於綽斯甲布遜至南路道路紆迴於籌商緊要機宜轉多不便至目下情形此時急切不能下手統俟阿桂整頓籌算咨會到日遵照辦理

同日海蘭察博清額奏言臣等接奉

上諭詢問烏什哈達現在何處查烏什哈達臣等于六月十五日前往明郭宗等處巡察卡座二十日二十一等日俱經帶兵打仗現在駐守資哩斯底業

安達木巴宗等處要口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仍駐宜喜軍營並未移動與朕屢次所降諭旨脗合甚屬可嘉但據稱訪得西南兩路官兵已撤賊番均聚于綽斯甲布一路日夜窺伺等語此事甚有關係豐昇額處現兵不滿六千力量單弱而覺木交一帶軍火糧儲甚多不可不加意嚴防業已諭令豐昇額等嚴飭各營卡實力防範並諭阿桂派兵防其後路今豐昇額既稱賊番皆

日夜窺伺勢甚緊急尤須速為籌備所有續調之黔
兵其兵可先到軍營昨因阿桂奏請將此項兵丁先
往西路已降旨允行但現在宜喜軍營較西路需兵
尤急又當令前項黔兵到成都後即行遄往或在宜
喜添助防勦或在覺木交一帶防守後路並著阿桂
迅速妥酌行知富勒渾文綬照料前往此外黔楚陝
甘添派綠營兵尚有八千名又西安駐防二千計俱
陸續可到阿桂當通盤籌算將西南兩路現辦收勦

小金川之事約需兵若干分路撥往其餘仍撥給宜
喜一路令其兵力充足士氣奮揚至新調之兵到營
應倣古今號稱十萬之意以壯軍威而破賊膽並據
海蘭察等奏現派烏什哈達在資哩斯底業安達木
巴宗等處要隘駐守等語資哩在日隆宗之前其地
險隘足以控扼既係官兵駐守海蘭察等自應移駐
資哩以收得寸則寸之益即將來後到之兵亦為省
力著阿桂到後查明妥辦奏聞

同日海蘭察博清額奏言臣等飭令鄂克什土司色達克拉等派人同劉秉恬所差降番探聽將軍阿桂處信息並沿途查看賊情茲據色達克拉回營稟稱自達木巴宗起身沿途查看並無賊番踪影惟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等寨見有賊番來往亦不甚多復繞路登美諾東面山頂亦見有賊番出入至我軍並無來信等語臣等俟得有的音再為相機酌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海蘭察奏據鄂克什土司色達克拉稱探得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等寨來往之賊亦不甚多等語看來賊衆初至底木達時係僧格桑在彼號召小金川降番肆行侵佔其據水果木後路則係金川之賊據為已有軍營潰散所失火藥糧食等項金川之賊據為已有未必復肯分給小金川此時諒已各散回巢分贓自顧其美諾等處仍係小金川賊番佔住所以鄂克什一帶往來之賊甚少若能及此

進兵收復計僧格桑賊志方驕未必如前此堅於守
禦而金川賊衆亦不能急為應援此即為好機會阿
桂至西路時察看形勢揚言于衆須俟冬間兵力齊
全另籌進剿使在營之人聞之互相傳布以懈賊心
阿桂于西安滿洲兵二千及滇楚陝甘四省先到之
兵約計足以數用即兩路密約進兵出其不意使賊
猝不及防仍酌量於別斯滿一路往截美卧溝斷賊
歸路即先會舒常另派員於大板昭一路帶兵往截

其後使賊無可逃而南路之兵亦由僧格宗乘勝直
入先斷美諾通喀爾薩爾一帶之路以截金川應援
總須將小金川地界廓清官軍屯駐再籌進剿金川
之事著阿桂悉心熟算密為布置以期迅速制勝並
將所辦機宜速行覆奏

乙卯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滿洲索倫等勁旅並皆調集又
添有各省生力兵丁正當壁壘一新之時將軍等統

大兵進勦務須籌度得宜使我兵所向克捷而於相機攻戰時尤須大得利益多殲賊衆以揚我武俾知兵之勇銳莫敵賊皆破膽方為能操勝算至軍營固以鎗礮為先而制運火藥亦非易事用之自當稍知愛惜如果察看情形必須大礮轟摧用之而即能攻破或賊番已露踪影放鎗擊殪是用所當用即可藉以見功若礮遠而堅或從下擊上礮自不能得勢徒循火礮之名每日轟擊十不中一於是賊番習以為常

不知畏懼即偶損其卡牆礮垛仍即乘間修補終不能制其死命是我徒耗數千斤有用之火藥賊以不費力之一二石塊繕完實為非計嗣後凡用礮攻礮須度其得力有勢用必獲利不致輕發妄費方為妥協至於攻礮之道亦非一例若僅守成法進攻易於準備或虛張疑兵使賊驚覺放鎗拒禦以耗其火藥若數次之後賊審知是探試忽而不顧又可乘隙進剿使之猝不及防以期得手又或指東擊西令賊無

從窺測皆隨機應變之法所謂虛虛實實奇正相生
惟在將軍等之臨時決勝善於運籌非六七千里外
所能一一為之指示也又如攻勦緊要機宜亦當慎
密惟於所派之帶兵得力數人授之以意俾識遵循
不必令兵衆盡明其故自當有濟若一有舉動闔營
皆知土練與賊番聲息相通豈能不洩是兵未行而
賊知有備徒勞罔效又復何裨或注意在此而揚言
在彼故使傳播以眩惑賊番偶一行之亦無不可惟

在伊等神明於規矩之中耳至豐昇額等軍營後路甚有關係朕此時覺懸注防守豐昇額等後路較之收復小金川尤為緊要阿桂可於此續到之兵再撥數千迅往宜喜以資攻勦豐昇額等在營惟當鼓勵將士設法嚴防使賊衆不能侵擾以待添兵助力勉之慎之又各路軍營夫役一項為轉運糧餉軍火之用不能不聽其隨營行走其餘負販客民俱係毫無管束之人不應令其依附軍營聚處即如木果木失

事之前由容民等畏懼先逃以致綠營心皆搖惑相率潰散覆轍具在不可不引以為鑒也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圖思德處續調黔兵一千已於七月初九日齊全赴川此項兵丁昨令往赴宜喜軍營計其行程此時已過成都著再傳諭富勒渾文綬速飭帶兵將領令其兼程迅赴聽候豐昇額派用無稍遲緩又現在降旨令桂林馳驛往四川軍營辦理運糧

諸路伊平日辦事尚能實力奮勉且曾任川督半年於該省土物人情亦所深悉俟伊到營後著阿桂與富勒渾酌商於緊要需人承辦之處令其前往

同日陳輝祖奏言

臣

接准荊州將軍綽和諾咨稱

欽遵

諭旨帶領荊州滿洲兵一千名于七月二十日內起程

往四川軍營

臣

現在宜昌一帶驗催湖南北官兵

赴川今荊州滿兵起程捷速自應立時備辦請照

乾隆三十三年赴滇成例預備供給至所需馬匹
滿營現存額馬四千即於此內照數撥給妥為預
備應付前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速議旋經軍機處議奏據稱籌辦駐防
官兵赴川按數撥馬二千匹似覺過多與各省供
應京兵騎馱之例不符但查荊州由宜昌一帶入
川俱係山僻小路並無驛站該署督議給長馬以
供騎馱尚屬因地制宜似應如所奏辦理惟是川

省各路軍營路多陡仄即給以馬匹亦不得力而口外供運料草殊費周章請將荊州兵丁所帶馬匹到成都後均交與文綬分撥各臺站以供差使俟凱旋之日所有荊州兵丁酌由水路回營亦為順便且此項動用荊州馬匹亦應照該署督所請於原扣馬價內照例買補奏入

上從之

丁巳

上諭軍機大臣曰巴爾雅到此稱賊番前聞色布騰巴爾珠爾到川云伊係蒙古不肯殺人即付軍營投降今聞復派色布騰巴爾珠爾前往竊恐賊必前求撫以此等不經意處觀之可見衆人皆樂於遷就完事一存此心必以其主受投降之說者為好人而督之攻戰者為不恤下則將軍等統兵進勦更難策其勇往現已嚴切飭諭色布騰巴爾珠爾令其勿蹈前轍但人情大都好逸而惡勞且當承平日久征戰之事

尤非所願不獨綠營為然即滿洲索倫等雖勇敢足恃而畏難之意亦恐不免且誰能深明敵愾大義者現在軍營綠旗兵心多懈怠不可不為聯屬整頓以冀改觀其滿洲官兵漸次到營亦當設法鼓舞使之勵勇圖功斷莫令為綠營懦卒之浮言所惑阿桂等當以朕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告諭衆兵且令其知木果木營之失事關係大體而諸將士之歿於王事者多至數千豈可不為報仇洩憤如何尚能提及降

撫了事之說伊等各具天良諒亦共為切齒惟期我
兵皆堅持此念自可隨機制勝迅速成功早膺茂賞
並非欲令我士卒久勞在外如此開誠宣示必皆勇
躍激昂此時軍營正當轉關之機務使士氣奮揚日
有起色所賴於將軍者甚重將軍等平時撫視軍衆
必當令其明知體恤之心隱寓籠絡之法庶能聯為
腹心而使如臂指然此亦惟阿桂尚能為之若豐昇
額止知勇往直前不暇旁顧即恐計不及此自當以

阿桂為法留心訪習勉為成材至舒常人稍精細此等節目似較豐昇額為優果有所見不妨與之盡言豐昇額亦當虛心聽從和衷共濟期於公事有裨聞溫福在軍營性褊而愎叅贊以下之言概置不聽人多怨之而彼亦以此受累深當引以為戒將軍膺專閫重寄體統固尊至籌辦軍國重務不但叅贊大臣當與彼此商確即領隊偏裨所言果當亦當隨事採納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且如朕辦理機務遇有應諮

諏之事尚不難下詢臣工執中而用況將軍乎又聞
溫福營盤離水二里致水道為賊所斷此即昧於行
軍機要安營必就水泉不但攜汲甚便即防護亦易
周此當更為前車之鑒者至將來進勦金川受降一
說斷無是理將軍等不但不可存之於心并不當宣
之於口若收復小金川時僧格桑等業已就擒固屬
甚善設逆酋仍然竄逸而金川復有獻出之言尚不
妨聽其送來用計襲取切勿拒而不納轉為彼助之

黨羽也然此一事當隨機籌辦不可稍著痕跡方為妥協至於不滅賊不休之說惟在將軍等胸有成見非但不當令賊衆與聞致堅其死守之心即在兵衆亦不當與之言及轉令其懷遙遙莫必之慮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將軍等須當善體此意若毫無克敵勝算徒為誇張大言果何益乎至攻勦兩金川之事實任萬難歇手但撲礮既為非計而一味慎重又如何能進若僅與賊相持不戰賊更休息得耕種以

逸待勞究竟何法可以成功何時可以藏事又今年
進兵之三路皆仰攻無效此外何路可以易進皆當
逐一熟籌務期及早集事現在添兵易將實為事機
最要轉關凡有從前經理未善者皆當就此時悉心
更正以期萬妥

戊午

上諭軍機大臣曰聞賊人砌牆皆係斜眼賊在砌內由
上望下窺視我兵放鎗甚便而準我兵在外放鎗擊

打為上口裏層斜牆所擋不能直透是攻碉之法徒令士卒輕冒鎗石不能得手實為非計只可相機而辦能斷其水道絕其外援使碉內之賊窘迫而自潰庶可得利阿桂等當留心斟酌妥辦又聞金川賊人屢在寨外喊叫求降其實並非真意不過欲借此以懈我軍心且使我兵聞乞降不允必皆抱怨將軍各無關志其設心實為可惡再閱昨日索諾木與阿桂稟云分付兩金川人衆凡阿將軍處出來兵丁百姓

斷不可稍有傷損賊酋之意不於阿桂處見情並計
及此稟遞與阿桂必然上聞朕見其稟必心疑阿桂
是其奸謀更為險惡阿桂不可不知至豐昇額軍營
兵力稍單並聞賊番注意在彼窺伺是其後路尤關
緊要已屢諭阿桂即為妥酌經理並將黔兵一千先
行調往今豐昇額處四日未有摺奏朕心實為廛念
其營中不但兵少且無滿洲可恃之兵現在西安駐
防兵二千於七月二十一日以前全數起程而綽和

諾布亦奏荊州防兵二千於七月二十日啓行是此
兩處旗兵到川較速阿桂可即撥給豐昇額若干以
資防勦其餘分撥西南兩路應用一面酌定具奏一
面行知文綬料理各兵遣往

同日劉秉恬奏言

臣

於七月二十日自巴朗拉至

日隆軍營查日隆現駐兵三千餘名木耳宗現駐
兵二千名達木巴宗現駐兵二千名其雅州木坪
之甲金達亦係緊要隘口業經海蘭察等派兵五

百名各處防守兵心較前稍為安定軍糧亦不至
缺乏奏入報

聞

已未

上諭軍諭大臣曰賊番屢在卡外求降並無求降實事
不過欲藉此以懈我軍心其計實為險惡而將軍等
又不將乞降不可信之故明諭兵衆惟飭各卡營不
通賊稟詞任其喊叫概置不理衆兵疑惑至積之更

中賊酋奸計殊為失算著傳諭阿桂豐昇額等嗣後
進攻時賊番若再有求降之說不妨將計就計示期
令其來降倘賊酋自來設法擒獲更為省力或金川
逆酋不來僅遣其頭人到營則擒而戮之亦可剪其
黨羽若與賊示期准降之後賊仍違期不至即將此
故明示衆兵使知賊番求降本屬誑語即可釋衆兵
之疑兼可破賊番之計阿桂豐昇額務須隨時酌辦
以期妥協至豐昇額軍營兵力稍單已屢諭豐昇額

留心防守并諭阿桂即將黔兵一先將調往之計此時黔兵亦將抵宜喜軍營設或黔兵未到之前急於需兵應用前據豐昇額等奏派官達色帶兵一千五百赴卓克采一路原為進勦大板昭而設既未進兵官達色自當仍帶兵回至宜喜軍營備用又豐昇額一路雖已添兵而能得用兵之人亦尚少著派五岱前往為領隊待衛帶領新到黔兵如宜喜一帶後路有應嚴防之處令其實力妥辦此時阿桂自己前赴

日隆即著傳諭明亮於奉到此旨後令五岱迅往宜
喜軍毋稍遲緩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降旨將劉秉恬革職留於軍營自
備資斧効力贖罪劉秉恬從前原係派同鄂寶分路
督辦糧運今鄂寶現在覺木交辦理豐昇額軍營糧
務其南路糧運尚可遙為照應至西路則難於兼顧
劉秉恬前此督辦糧務尚屬奮勉妥協且在川年久

道里情形已熟而向為總督四川文武皆其屬員委以專辦自當聽其調度但伊係革職之員奏摺行文諸凡未辨著派按察司郝碩前往同劉秉恬督辦西路糧運劉秉恬亦當感激朕恩努力自效務使糧運源源接濟以裕軍儲

庚寅

上諭軍機大臣曰打箭爐一帶亦係綽斯甲布後路阿桂至打箭爐設或豐昇額軍營有應照料之處阿桂

易於得信自必即為經理至豐昇額處應行添調兵
丁嚴密防範等事俱經節目傳諭自當惟逐一妥辦
惟是豐昇額軍營距今六日尚無續奏之摺深為厯
念耳至阿桂奏請派京城滿洲兵三千并吉林兵四
千索倫兵三千共一萬名今已派健銳火器營兵二
千吉林索倫兵各二千又西安荊州駐防兵共三千
較阿桂所請之數僅短一千其所需綠營兵數除黔
兵外又請調湖廣兵五千山西兵五千雲南兵二千

共一萬二千今已調湖南湖北兵四千雲南兵二千
陝甘兵二千較阿桂所請之數僅短四千通計滿漢
兵一萬七千已不為少如阿桂以為必須照伊所請
之數方數辦理朕亦斷不勒惜添費現今察哈爾兵
已經預備如必須添足不妨即行奏聞再為發往至
就兩金川形勢而論收復小金川似為較易其攻剿
金川所用何法制勝何路進攻究竟有無把握已屢
諭阿桂熟籌入告著即據實籌核迅速奏聞

臣等謹按木果木失事實由綠營恇怯備禦懈弛相率奔潰以致賊番得乘虛竄入分頭據守經臣阿桂節次奏明並非賊番力量能至於此小金川地方甫經我大軍攻入山川形勢之各異大臣提鎮及官兵無不瞭然心目審悉要害克復之期在於

皇上洞矚其情於數月即

諭以收復小金川較易為力果於是年冬間五六日內

全收其地然後共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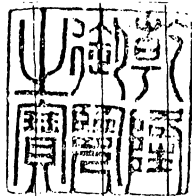
聖明廣運決勝萬里之外也

同日畢沅奏言臣辦馱騾四千餘頭俱經雇辦齊
全現在核定兵數起並抵棧日期令各屬馱騾分
起前赴寶雞隨到隨行每騾懸小木牌一面書寫
兵丁及騾夫姓名以便沿途認識至續派吉林兵
一千名臣現因馱運京餉僱騾二千五百頭約計
八月內即可運到臣俟此項騾頭倒向再挑選一

千在寶雞鳳翔一帶加意喂養臨期一律應付毋庸另僱再此項騾頭俱係僱自民間臣欽遵

諭旨嚴飭在站文武員弁妥為照料如有兵役等不遵約束傷損夫騾立即報明領兵官訊明辦理臣現擬每起遣派強幹千把一名照管騾頭每日與站另協同收放稽查喂飼直送成都令將原騾緩程押回陝省各歸本家收養則沿州縣無足捉拿支差可免倒斃散失之慮奏入

上嘉之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六十九